

書目

太政官文庫			
			漢
		一六二	書
九	〇	二	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一六二	書
二七五	九	二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67
冊數	92 (25)	
函號	275	21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七

商書

商書中成

商書

商書

集傳

契始封商

地理全釋

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

契所封也。上洛縣。金廢。今為商州地。屬陝西西安府。

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

凡十七篇

集說

史記湯黃帝後帝嚳生契為唐虞司徒封於商

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天乙。都亳。今濟陰亳縣。鄭氏康成曰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三年。壽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申氏時行曰書凡十七篇。皆是商時史官記商家一代之事者。故曰商書。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

湯誓

湯誓

對之國字說同論語子子履教用玄牡駘也亦望之而帝於國也軍子引湯誓月辭若地跡之尚而湯誓每世而湯誓有之矣其與惟是子引誓月辭與此同

集傳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

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

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也。○黃氏度曰：湯十一征，皆為行方伯之職，桀惡之，昏虐愈甚。湯於是誓師而出，征葛之後，未出師之前，桀能改德，事為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豈足以

論聖人哉。○朱子曰：湯是反之，但細觀其意

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

罪，辭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

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且武王有不寐之事，子元龍有悔天造之語，此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集傳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林氏之奇曰：湯武誓師

克夏勝，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

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不為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為士師而故縱

湯誓

罪人也。○張氏九成曰。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乎。蓋天以天下之心為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黃氏度曰。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集傳 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眾。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

聞汝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于農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為得罪於天。天討不施。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命也。○朱子曰。讀書且先求聖人之心。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見湯之心。○呂氏祖謙曰。舍我穡事。然則湯之伐桀。不因民願乎。曰。亳民之不願。而夏民之願也。○真氏德秀曰。武王謂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是亦湯之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

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集傳

遏絕也割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

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

上應文記詳見意注之類夏之罪亦猶君也古台字音書四史記皆作各何茲以據之

猶一切也

黃氏度曰率

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

孫氏繼有曰謂盡人而刑役也或云任意

而刑役其民也

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

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

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

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

孟子注云桀曰是桀嘗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

乃亡耳故民因以日日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亳邑之民憚於興師以此見湯之薰

伐只知一意救民不知其他也呂氏祖謙曰夏罪其

如台見夏民在塗炭而商民在春風和氣之中金氏

履祥曰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亳衆

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

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不可不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

以得此於民哉。殆天啓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非稱亂，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衆，將以恤天下之衆也。雖以夏罪無如我，而不止者，將以救彼之願，與偕亡而不得者之苦也。其示之以賞罰者，勵士氣，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強其從我也。

仲虺之誥

唐書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定元年左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趙氏岐曰：即來朱也。陳氏經曰：古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師凱曰：先後猶左右也。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

集傳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孔氏穎達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趙氏岐曰：即來朱也。陳氏經曰：古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師凱曰：先後猶左右也。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

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又恐天下

集說

朱子語類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仲虺之誥

慙德，言非自怨也。樂道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不可不曉，嗚呼！

為口實

聖人賞功猶有慙德，乃為口實。禪讓至和之義，所謂德不孤而必有鄰也。皇輿表今皇輿表今

集傳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

皇輿表今皇輿表今

州府無

有居巢城

蘇氏軾曰：書有巢伯來朝。文十二年。春秋楚人圍巢。地理今釋南巢今江北有居巢故城。築奔于此。因以放之也。孔氏穎達曰：縱而不迫，故

稱放

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

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

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

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

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呂氏祖謙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

少。○金氏履祥曰：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

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櫟曰：湯之慙，湯本心

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如此。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

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

此後句十九字天下革命之我明，至大至三兩國之觀之氣象不可不察，因有夏四夏之四惟王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
 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
 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有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為
 天吏有湯之勇智而桀無昏德則事之而已尚何
 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
 伐君而不為逆苟為君之昏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
 則固不可以為湯之所為矣又何患其以是為口實哉
 薛氏季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非有聖人之教從人欲而悖大理其亂何所不至聖
 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為之綱紀政教使民得

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咎惟日遷善賢者得其天性
 之正不賢者不敢為惡以底於罪則何窮欲之亂○陳
 氏傅良曰仲虺作誥非但釋湯之慙亦進德戒滿之書
 也○真氏德秀曰湯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仲虺
 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
 正即所謂常也○陳氏雅言曰天錫湯以勇智之德者
 天豈私於湯哉湯率其典常之道即禹之所服行而其
 原出於天者也天命湯以正萬邦而湯能為之表正天
 命湯以纘禹服而湯能纘之天可謂厚於湯湯可謂能
 奉若天命矣此仲虺推天為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
 湯之順
 乎天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

集傳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日昭七年

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師。衆也。天以形

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時氏瀾曰。誣天之理。

矯天之意。以託天以惑其衆。吳氏澄曰。如言吾有天下。布命令於下。如天之有日。此類是也。

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

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

有脫誤。

集說

姚氏舜牧曰。率遏率割。桀德之自昏耳。民不昏也。特墜于塗炭。不能解脫。為不爽耳。湯出之塗炭之中。置之衽席之上。民情其舒快矣。此下文所謂後來其蘇也。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

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

集傳

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苞有三蘖。韋顧昆吾之類。肇我邦

于有夏。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

鋤治簸揚。黃氏度曰。莠在苗。必芟。耨在粟。必簸。颺而邪之醜正。乃亦如是。有必不相

容之勢。蘇氏軾曰。蓋言我不放桀。則桀必滅我也。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

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

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

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皇甫氏謚曰。地在陽翟。湯之危屢矣。

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集說 朱子曰。此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

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問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我之德。言之足使人

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曰。是。○金氏履祥曰。上

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為所當為。此章自勢言之。則

湯亦不得不為。朱子嘗謂文武之勢。當亦住不得。觀湯

此時。亦正如此。○王氏肯堂曰。仲虺之言。及此。非以其

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人。為得計也。亦曰湯之一身

乃天下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翦除於桀。將

失天下。見望耳。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集傳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呂氏祖謙曰。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湯。不為高大之論。然此本原之地。非純

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

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

於功者則懋之以賞。其人功德而無所私也。用人惟已。

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

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

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

以能寬能仁。申氏時行曰。克寬者含弘廣大中有謂之

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陸氏鍵曰。寬仁原

寬仁克者能。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

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王氏肯

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乃指為諸侯時言之。

集說 薛氏季宣曰。天理常與人欲為對。湯惟無欲故無

已之善。改過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

取信。○真氏德秀曰。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

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

孔子而後言仁之體。○陳氏櫟曰。克寬克仁。開萬世言

仁之端。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所以克

仁者孔子實訓蓋
字而第一品也
仲尼所以教者莫先
唯在仁也

仁。實自不邇。殖之無私欲始。德懋至兆民。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中來。○陳氏雅言曰。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之私。則用人處已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臨民之際。亦豈能無愧哉。以見人君一心。政事之根本。孟子謂惟夫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

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集傳 葛國名。

地理今釋 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 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孔氏穎達曰。桓

二年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非所怨而妄殺。葛

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

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

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

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

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後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

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

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

洪氏

翼聖曰。舊指征葛時。蓋征葛十七年。然後有鳴條之役。○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集說

張子曰。湯征而未至。怨者非史溢辭。如郡縣素因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甚。至於有事。則傾望其上之來。如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呂氏祖謙曰。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陳氏櫟曰。民之戴商如此。何慙之有。此以民之歸湯。○陳氏櫟曰。民之戴商如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

固存。邦乃其昌。

集傳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

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孫氏繼有曰。顯則有褒揚之典。以顯其名。遂則

有委任之專。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

兼之。黃氏度曰。使有所附屬。薛氏季宣曰。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之。亂者取之。

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

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

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夫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裁者
培之傾者覆之實天道之自然不容私意於其間
也佑輔顯遂為善者必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為不善
者必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有亡道
者則推而亡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如此則順乎天
而應乎人於是邦乃其昌可以萬年永保矣○鄭氏曉
曰視以手足待以忠信而眷顧之寵沃者曰佑盛其官
屬設其輔貳於以為之介助者曰輔表其宅里以樹其
風聲者曰顯信任不疑使得其志者曰遂○馬氏森曰
兼如命官以分承之贊佐之矜其不能而為之處也攻
如聲罪而戒飭之黜罰之正其昏庸而嚴以治之也此
則猶存其國而不終棄之者也取如六師移之收其土
地而為他屬也侮如更置社稷傷其廢絕而自作孽也
此則不能存其國而在所必滅者也○姚氏舜牧曰有

林氏之言曰夫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實天道之自然不容私意於其間也佑輔顯遂為善者必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為不善者必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有亡道者則推而亡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如此則順乎天而應乎人於是邦乃其昌可以萬年永保矣

夏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則賢良德忠必有以直蒙擯棄者弱昧亂亡必有以阿取苟容者此不可不一為區處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如大

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裕後昆予

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

日新之謂盛德重德也疑曰始自世矣則既至五所漸歛日盛勤亦有世字
德日新下推昭大德厚也志自滿自用則小是也

集傳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

孔氏穎達曰繫辭云日新之謂

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

志自滿者反是

金氏履祥曰有所慙固多自阻無所慙又多自滿湯

仲虺之誥

未必有是仲虺之論亦不容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

滿。孔氏穎達曰自滿則陵人。陵人人情必不附。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

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

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

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張

雲鸞曰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禮者理之節文以義

否。如利刃相似著處便作兩片。則事得其宜。金氏

制事。林氏之奇曰直內必以敬故以禮制心。方外必以義故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金氏

履祥曰使萬物各得其時以禮制心。張氏雲鸞曰禮是

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天理之恰好處。心

指念慮之動言如喜怒哀樂皆憑禮以為準則也。則心得其正。金氏履祥曰使

矩準繩之內。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

而不偏不倚。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金氏履祥曰

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余裕。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

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

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

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

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集說

朱子曰：日新須是常。常者。常接續不已。纔有閒斷。便不可拘蔽。所以反著求禮義。日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

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只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只是要常存此心。以觀衆理。○陳氏經曰：自得師。如自明。自強。不因乎人。尊德樂道。出於中心之自然也。○真氏德秀曰：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昭大德者。明明德也。建中于民。新民也。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已之中。乃民所由中也。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道備于身。而無缺。則法垂于後。而有餘。○陳氏大猷曰：德不大。則枯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大。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以義制事。乃大德之所自行。中之用也。以禮制心。乃大德之所自出。中

仲虺之誥

之本也。○陳氏櫟曰。德與中。皆當兼體用而言。大德云者。全體大用。無非大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矣。由是而建中道之標準。使民之罔中者。皆惟我之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中之體用。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則此德具眾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

永保天命。

集傳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

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曰大德。曰中。曰道。曰禮。曰義。曰德。曰用。曰顯。曰行。曰矣。由是而建中道之標準。使民之罔中者。皆惟我之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中之體用。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則此德具眾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

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

胡氏士行曰。欽而又加以崇。敬之至也。此勅天時幾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

亡之。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侮之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

永保其天命矣。案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

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

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

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

仲虺之誥

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慎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金氏履祥曰：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佑，輔顯遂兼，攻取侮之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陳氏櫟曰：推亡固存，與殖禮覆暴，同一栽培傾覆之理，特有人己之分，推亡固存，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也。

湯誥

是商聖學蓋與所謂形上事流在這裏

集傳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林氏之奇曰：此則周官士師所謂用之於會同之誥也。○朱子曰：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集傳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地理今釋：亳，案漢志河南郡偃

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又山陽郡薄縣。注云：湯所都。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

大...

卷七

湯誥

七

衆爲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毫今梁國穀熟縣。後漢改山陽郡。毫縣爲穀熟。屬梁國。毫與薄義同。字異也。皇甫謐主穀熟爲湯都。良是。不知偃師亦湯都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湯卽位都南毫。元和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毫。後徙西毫。通典云。河南偃師縣。亦古亳邑。商有三亳。成湯居西毫。此其一也。至盤庚又自河北徙理于此。蓋湯未伐桀。居南毫。後自南毫遷西毫。與葛伯爲鄰。乃居南毫。時事皇甫謐據此以獻疑。固矣。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

集說

時氏瀾曰。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誕誥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卽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於毫。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下嗟歎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子

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曹氏學佺曰。歸亳者。不敢私其位也。誕告者。因衆之來歸而大告之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集傳

皇。大衷中。朱子曰。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若順也。天之降

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朱子曰。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考之自見。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

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王氏天與曰。案性字義。程子曰。性卽理也。朱子曰。生之理謂性。

性者天命之謂性。道之謂道也。性者天之理。道者性之理。性者天之理。道者性之理。性者天之理。道者性之理。

又曰。性只是實理。仁。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

義禮智。無一不具。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真氏德秀曰。以體言。曰性。以用言。曰道。以降衷而

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陳氏櫟曰。此時君不必容力於

其間。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

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真氏德秀曰。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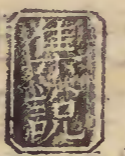
當然而不可易。與其自。故曰克綏厥猷。金氏履祥曰。周

然而不容已。然後為安。之以仁義中正而立人。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極焉。蓋綏猷之謂也。

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

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

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林氏之奇曰。惟民之衷。本於上天之所命。則是民之性。無有不善矣。然天雖能降衷下民。不能使保

其固有之常性。而勿失。故立之君。而付以立教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謂勿使

失其所降衷也。○朱子曰。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精

當恰好的道理。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一

原。又自不同。彝是常道。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物。必有箇當然之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聰。耳之則也。故民執以為

常道也。若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亦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為準則而取正也。○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有主宰意。天地自有箇生物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是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猷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真氏德秀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學之原。則自成湯始。

余嘗謂此學有石一在
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之執中。乃能洞澈平
其原。而直抉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
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聖學淵微。所造實深。非於虞廷
所詔之外。有默契者乎。此實為萬世言性之始。而湯之
明德日新。又能推所得於人。知此理皆得之生初。有君
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教於天下。俾氣稟之有清濁純駁
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治法也。當時
其臣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非即堯舜之所
謂中乎。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非建中之實而精
之所由致乎。伊尹之稱湯曰。先王懋敬厥德。又曰。撿身
如不及。湯惟能執此中。故敬者。敬此者也。撿者。撿此者
也。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性也。即天之降衷於我
者也。湯時時顧諟乎此。而不使須臾有閒。此所以昭大
德而建中于民者乎。二臣之於湯。真可謂見之真而知
之的矣。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謂萊朱

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雖
包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之執中。乃能洞澈平
其原。而直抉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
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聖學淵微。所造實深。非於虞廷
所詔之外。有默契者乎。此實為萬世言性之始。而湯之
明德日新。又能推所得於人。知此理皆得之生初。有君
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教於天下。俾氣稟之有清濁純駁
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治法也。當時
其臣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非即堯舜之所
謂中乎。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非建中之實而精
之所由致乎。伊尹之稱湯曰。先王懋敬厥德。又曰。撿身
如不及。湯惟能執此中。故敬者。敬此者也。撿者。撿此者
也。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性也。即天之降衷於我
者也。湯時時顧諟乎此。而不使須臾有閒。此所以昭大
德而建中于民者乎。二臣之於湯。真可謂見之真而知
之的矣。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謂萊朱

仲虺也。不其然乎。以二臣之稱湯者。合之湯之自言。則上以接虞廷之真傳。下以開萬世之聖學。皆在乎是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集傳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

苦。如毒之螫。

孔氏穎達曰。釋草云。荼。苦菜。毒。謂螫人之蟲。虺。虺之類。

不可堪忍。稱

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

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

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集說

董氏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

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儆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朱子語類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曰。天莫之為。而為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邪。抑偶然邪。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以與爾有眾請命

可見湯之志天吏也敢以私心為疑聖之乃其勝邪許其人留獄為民

集傳

肆故也故我小子

蔡氏下曰以天子告萬方故稱

子

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

呂氏祖謙曰不敢

之心如有所督

迫而不得已者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

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當時伊尹之稱是成湯之伊尹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將天命者所以助天之福善也將天

復桀當問之罪于天也請命請有眾更生之命于天也

之請罪有夏也。不曰師武臣力。而但曰聿求元聖。與之

戮力。蓋王者之興。必有王者之佐。得人任賢。則可以撥

亂反治。如此之重也。三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

兆民允殖

以罪人之黜伏為天佑下民之氣。豫以象山。兆民允殖。賁若草木。賁然

集傳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

佑下民故復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

禍淫之。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集說

黃氏度曰天佑下民信矣桀於是退黜屏伏去復

湯誥

信

精神氣象為不同矣。兆民信能生殖。○王氏樵曰：昔也民困於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憔悴者蘇，枯槁者復，如草木之敷榮也。

附錄

朱子曰：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既黜，伏天命既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問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曰：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因賁若草木，諸家之說不同。二孔以大惡既除，天下渙然成飾，若草木同生華。王氏謂草木天之所生，民之所殖。湯之受命，天與之人立之。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林氏謂賁字，常讀為譬。至元陳櫟遂謂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栽培傾覆皆其自取。金履祥則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則兆民之

衆信不欲遏絕之明矣。其說之各異如此。今擇一二體蔡傳意者錄之。其義皆比孔氏以下為優矣。獨朱子以兆民草木對言，以為天命弗差，人物皆遂，與諸說反覆審之，畢竟朱子乃正人不易之論。諸家解多此托喻一層，皆迂迴而難通。而王氏陳氏更不免於曲為之說矣。

^{上天命}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集傳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姚氏舜牧曰：和爾輯而安寧也。爾

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古者聖人雖甚盛德未嘗敢忘自儆之意戰戰兢兢皆出於其中心之誠然惟其恐懼修省如此茲其所以為全德也○直氏德秀曰商頌云聖敬日躋玩此則聖敬日躋之實可見矣○申氏時行曰聖人之心不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罔淫各守爾典以承

天休

湯自以見元懼之心及造邦宜玩其親躬親則言意言典有所謂發也及夏意也守者謹防服善也分而守之則合家應旋上句

集傳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

邦彝法卽就罔慢也匪彝指法度言罔淫指逸樂言龐

泮曰無從句卽罔失法度之意無卽句卽罔遊于逸罔淫于用意典常也各守其典常

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集說

王氏樵曰天子有天子之典茲率厥典繼禹舊服者是也諸侯有諸侯之典謹爾侯度撫爾民人是也○馬氏森曰爾典者王度常憲也卽禮樂政教出之王朝而承式之邦國者能恪守之而不取弛則有承宣之勤而無廢墜之愆民得樂利而邦益輯寧天佑下民之命有以奉若之而弼予一人矣故曰以承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

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

無以爾萬方

集傳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

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所以謂罪在朕躬，非必是在已，一身有可指之罪，蓋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常性，以安厥猷。然後無負於上天之撫字，民之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此其所以罪當朕躬也。夫以一人之身，臨洫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之於其身，必使舉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茲其所以危懼，若將墮于深淵也。○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于氏傑曰：據論語則為初伐桀而請命告詞。據此經則既克夏而

古諸侯之詞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應云以時忱語于子以嗚呼語于子為一節

集說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

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集說 陳氏櫟曰：曰尚曰乃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敢忽之意，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

總論 林氏之奇曰：此篇自惟皇上帝至兆民允殖，是告眾以順天應人伐夏弔民之舉，自俾予一人至乃亦有終，是告以戒謹恐懼保邦安民之意。此篇所誥首尾本末與仲虺之誥蓋相為表裏。○陳氏櫟曰：此篇見

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羅氏欽順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言性。不過如此。自告于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者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其說於是乎大備。

伊訓

集傳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

篇。今文無古文有。



林氏之奇曰。訓亦書之一體。有諄諄警戒之意。古人之所以遺後世。祖宗之所以誨子孫。臣下之所以規諫其君者。皆有此名。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呂刑曰。若古有訓。此古人之訓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又曰。訓有之。胤征曰。聖有謨訓。此祖宗之訓也。伊訓。高宗之訓。此人臣之訓也。其所以為訓。雖不同。其諄諄警戒之意。則一。故皆以訓為名。○朱子曰。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伊訓太甲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粗。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伊訓

三

皇高雨王三...
按湯曰先王...
祖曰商王...
紀大甲曰...
四嗣王...
意者不以...
此意依是例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集傳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爾雅注曰歲取歲星行一次祀取祭四時一終年取

禾一熟。○陳氏師凱曰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

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

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

以寅月起數。陳氏師凱曰天時人事咸與維新之時也故其月稱正月商周因之以起數以夏稱

歲故以建寅之月為正。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

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

伊尹名摯

潘氏士遴曰孔傳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摯祭傳因之以尹為字

祠者告祭於

廟也。先王湯也。豕長也。禮有豕子豕婦之名。周人亦謂

之豕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豕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

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

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

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豕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

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孔氏穎達曰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

焉。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

德。王氏肯堂曰。湯之成德。卽下肇修人紀六事。并聖武之昭代。虐之寬等是。以訓太甲。此史

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

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

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

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

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

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

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

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

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

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

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

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

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

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

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陳氏櫟曰。胡氏安國云。踰年然後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又案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

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卽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

伊訓

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集說

蘇氏軾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一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朱子曰。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成湯歿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桐三年。使居於湯之墓。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湯歿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川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一歲。仲壬方四歲。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為兄弟之名。則丙當為兄。而壬當為弟。豈有兄二

歲弟乃四歲乎。案皇極經世圖紀。則太甲實繼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仲壬當作如何訓釋。曰。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邪。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陳氏大猷曰。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尹攝祠。侯甸舉五服之近者。以見其餘。文元年胡氏春秋傳。謂即位者告廟。臨羣臣是也。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猶五子。述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信守之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唯其則言山川原野。言此則其地可知。造攻上蓋于有天。詳詳此觀上之則。此二子亦有。益古之守。

集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

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

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

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陳氏大猷曰。方者。方見

日新而未。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

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

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陳氏師凱曰。鳴條在

今釋。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云。高涯源在蒲州安邑縣北南坂口。即古鳴條岡。是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

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也。○王氏肯堂曰。幽遠而至難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無知者。莫如鳥獸魚鼈。今皆得所。則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矣。○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為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為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湯之亳

太王之邠。文王之岐。其初微矣。闢然自修。豈有意於興王之業哉。而卒為政於天下者。修德無小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集傳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

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

而懷之也。

集說 金氏履祥曰。此言成湯之所以承天造攻。載自亳

武。以見其出於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申氏時行曰。布昭聖武。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反夏之

政言。兆民允懷。言夏桀暴虐。民之塗炭極矣。惟我商王

負天錫之勇。而具克寬之德。是以興師弔伐。戡定禍亂。

具荼毒斯民之虐。而施之以子惠困窮之仁。故天下

人信其志在救民。而後後來蘇之望。心誠懷服也。在

聖武。即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代虐以寬。即武

成反政由舊之意。兆民允懷。即武成萬姓悅服之意。○

王氏肯堂曰。所至民大悅。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

復讐也。是謂信之。曰。僕我后。后來其蘇。是謂懷之。信則

不惑。懷則不忘。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

集傳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

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

君子創世。不可不... 必期其後。子孫百世。皆... 若夫其在詩。明明德。赫赫... 在書。明明德。赫赫... 聖人何者... 能立。則道。但聖人有德。天... 事。天而不妄動。身。且。四。意。意... 有。經。生。請。所。一。解。言。而已。

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

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真氏德秀曰此

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

長始教民順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愛其親推之以及疎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竝始於親今分敬屬長言耳○呂氏祖謙曰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陳氏雅言曰孝悌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

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必形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人莫不各有親也莫不各有長也亦莫不各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即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啼先民時若居上

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

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集傳

人紀三綱五常張氏九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倫天職不必若後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為紀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

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申氏時行曰。肇修人紀。為一章之綱。

領下六句。皆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

復之也。弗逆也。即為諫也。首二字。又同詩。孔氏穎達曰。賈逵

賢人也。言其動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

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

上之心。林氏之奇曰。明於御下。所謂有君民之心。德也。忠於事上。所謂有事君之小心也。○呂

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

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

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

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

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

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

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集說 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得來。大段是一箇

段地。著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

湯。便說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

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呂氏祖謙曰。舜

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敘之訪為君為師第一事也。○陳氏經曰湯以肇修人紀為一身之任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於是不自足其足從諫求之今未已也。又求之古又欲兼天下之善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也。○陳氏襟曰人綱與人紀對莫大於三綱故曰人綱小者為紀綱之紀也修品節修理之也欲太甲立愛立敬厚於人倫故以湯之修人紀繼之凡於今古之善與處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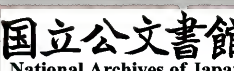
集傳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林子和云敷者言求之非一方也孟子子曰立賢無方亦此言也是惟敷求哲人則賢者

各以其類進。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朝夕納誨於上。以格其心之非。如此則不善之心無自而入矣。○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宜求賢以遺後人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集傳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



孔氏穎達曰。楚語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淫。過。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

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

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怨之綱也。十愆。孔氏穎達

淫風四。亂。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

其國矣。墨。墨刑也。孔氏穎達曰。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

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

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

諫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率率

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

刑。貪以敗官為墨。真氏德秀曰。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

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

貪官之不諫。亦有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雖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猶恐

者。於是制官刑以儆戒之。○陳氏櫟曰。湯儆有位之官

刑。為後嗣慮至矣。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而舉以訓

太甲者。意謂卿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況天子乎。微意見矣。況不匡刑墨。儆臣下者。欲其以是儆天子也。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述湯刑。以防其失。勉其善。在啓發其愛敬之良心。防其失。在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王氏樵曰。哲人輔之。導諛阿意之人。從而欺之。欲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有位者。惟恐蹈喪亡

之轍。為臣者不敢犯不匡之刑。則逸欲之源無自而啓。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隊厥宗。

集傳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申氏時行曰。上

言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敬之於身。陳氏大猷曰。祗厥

嗣德。而人紀自無不修矣。身乃指太甲下手

用功處。一篇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曰。以其

之綱領也。謀之出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

美。故曰嘉言。即指三風十愆之戒也。洋洋大孔。甚也。言

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

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

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

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

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

其身。則能如夏后之懋德。繼先王以嗣德。立愛立

祖宗也。○真氏德秀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弑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歟。

總論 陳氏樸曰。此篇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與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傳氏元初曰。帝成之君。法祖是第一義。故伊尹之告太甲也。亦惟明言烈祖之成德。而古今興亡。天人禍福。皆以發明此意。

太甲上

集傳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

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

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古者簡冊。以竹爲之。編次而成。或析而爲三。以便於習讀。析而爲二者。則於篇名之下。加上下二字。以別。若禮記曲禮。檀弓。雜記。孟子梁惠。王公孫丑等篇是也。析而爲三者。則有上中下之別。如經所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是也。○

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為太甲訓三篇意者漢之時此篇名猶有訓字而後世失之也。陳氏櫟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後。二篇作於自桐宮歸亳之後。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林氏文勢屬於上為不字。高古蒼雅。辭之較近大運。商天。

集傳 惠順也。阿倚。孔氏穎達曰古人所讀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葉氏夢得曰保之。或曰伊尹之號。蘇氏軾曰猶曰師尚父。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文勢與上篇伊訓相屬蓋伊尹所以丁寧嗣王激切論與亡禍福之理以告戒之者。謂深切著明矣。然言雖切而未易入也。伊尹自湯伐桀之時既為相矣其曰阿衡者尊之之稱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集傳 顧常日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

視之經意似不切矣。蓋昭天道其命也。故其所以顧諟之者乃在福善禍淫之間。言爾。

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

也古詩王若門門時德省若字左右成湯以居民衆王氏樵曰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所

也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王氏樵曰不承基緒謂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宅

之民衆也

集說朱子曰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

常在目前可見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

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

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

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呂

氏祖謙曰人心雖渙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故

萃渙二卦必言王假有廟○真氏德秀曰湯惟顧天之

明命天亦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

而非遠也○陳氏雅言曰顧諟者即敬也推此心以奉

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即所謂顧諟明命也上

天監觀聖人之德故集大命於其身而付以治民之責

蓋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有不能治

民者也曰顧諟者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

於衡之意曰監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之意○王氏樵曰篇中言作書者二前古告語皆

曰陳疑作書始此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

辟辟不辟忝厥祖

先見非合三人之謂也伊尹既受命於天乃善觀言之在也時變之說見

集傳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

有終中為誠多物之信也與所謂來自中率自隨率由四之率由於信也
日忠信為周蘇氏軾曰自由也由施氏曰作偽心勞

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呂氏祖謙

日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全備而無一毫虧缺不滿人之處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

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終故其輔相

者亦不能有終蘇氏軾曰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嗣王其以夏桀為戒

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

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

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

恃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伊尹言此者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恭敬以事天地社稷宗廟可謂自周有終矣故

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也今太甲承湯之基緒苟不能以忠信有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黃氏度曰

君相一體安危休戚無不同之太甲之克終不終伊尹安敢不任之於其身哉終始惟一非忠信能之乎文言

日忠信所以進德也嗣王知所戒則敬而已矣敬則盡君道為君而不盡君道則辱乃祖成湯矣

附錄 朱子語類問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日

自周二字本不可曉金氏履祥曰周當作君古文君寫為周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王子書疑皆云當

君。作。自周有終。孔傳而下。皆以國語忠信為周立解。蔡傳仍其說。又恐義有未備。復以施氏之言。周而無缺者。繼之。朱子則因門人之問。而以自周二字為不可曉。蓋文義之稍涉牽強者。即不肯下斷語。良慎之也。是後王柏以為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猶體與周字相似。傳寫之誤也。至金履祥遵之。其說最為近理。合下四句。玩其文勢。當是君字似可無疑也。

王惟庸罔念聞

史氏文結上場下

傳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

史氏之言。

集說朱子語類問諸家皆以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曰六字一句。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集傳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

待旦而行之也。此即先王願諶之功也。旁求者。求之非

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母顛越其命。胡氏士行曰：湯付託以自取覆亡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未明將分之際，湯於是時大自顯明，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照臨天下。湯之勤勞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當何如？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陳氏雅言曰：聖人之心，惟恐修於已有未至，而施於事者有未及，故既昧爽而不顯，坐待旦而行之。然猶不止此也。誠以吾身之德能修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修其德，吾之政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則吾之仁為有限，而吾之心為有歉矣。又廣求賢才，求之一鄉而不足，又求之一國焉，又求之天下焉。夫求之所以如是其廣者，誠使吾之子孫得以有所依據，欲有為焉，則有開而發之者，有順而導之者，如是吾之子孫可保其德無不修，政無不行矣。此聖人之心也。

恒乃儉德，惟懷永圖。

集傳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朱子曰：儉，節制也。○潘氏士遴曰：儉，約也。德自其收斂之根於心，惟懷永久之謀。陳氏櫟曰：永圖，即前所謂有終也。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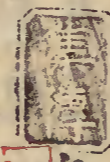
集說

真氏德秀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

為謀者疎。是時太甲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陳氏雅言曰。儉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人能收斂此心。使常存於內。則精神聚會。志慮精明。義理昭著。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所懷者孰非永圖哉。苟此心放辟。則昏於欲。失於縱。皆不知永圖矣。慎儉德。懷永圖。古昔聖賢所以進德之方。實不外此。臯陶告舜。亦曰。慎厥身。修思永。慎厥身。修者。即慎乃儉德之謂。思永者。即懷永圖之謂。但臯陶之言。渾然不若伊尹嚴切。舜與太甲之不同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金縢傳云。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此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此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

朱子語類問諸家多訓虞為

機弩牙也。

孔氏穎達曰。機是轉關。故為弩牙。

括。矢括也。

程氏大昌曰。坡而御絃處也。○潘氏士遴曰。以

也。○潘氏士遴曰。以

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

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

林氏之奇曰。機必應於括。括必應於度。

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

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

者。所以致用。

王氏樵曰。欽。厥止。是心上工夫。故曰所以立本。率。乃祖攸行。是事上工夫。故曰所以

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

以慰悅尹心。遠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集說

蘇氏軾曰。準望有毫釐之差。則中有尋丈之失。言人君所為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是也。○林氏之奇曰。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惟終也。○陳氏大猷曰。言欲永終。當謹始發也。萬事莫不有度。君所以為度。在敬汝所當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金氏履祥曰。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戒之曰。慎乃儉德。必苟目前。故曰。惟懷永圖。其為事也。必輕發。故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凡未接物之時。此心須存敬畏。此即顧諟不顯之決。○王氏樵曰。靜中之動者。其理已具。未動而有能動者在也。動中之靜者。止之各於其所。動亦靜也。而所以主乎靜中之動。主乎動中之靜者。則敬而已矣。故曰。欽厥止。

萬世有辭。蔡傳只在太甲身上言。遠可有譽於後世。林氏以為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有終也。則此句屬尹躬自言矣。湯以重任托之尹。尹以重任承之君。尹若不能輔嗣王。欽厥止。率祖攸行。則萬世之責。將羣萃於尹。其何說之辭。竊謂此義更悚切。可見尹之凜凜乎持之已者。何如也。後之君子居此責者。安可不敬且懼哉。

王未克變

集傳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集說

孔氏穎達曰。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太甲非是全不可移。但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回。伊尹至忠。故誨之不止。○袁氏黃曰。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於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習深。從而不改。故有桐宮之舉。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集傳

狎習也弗順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

地

地理今澤州縣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

也榮河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西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柩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寢于其東而江南鳳陽府亳州北相傳有湯陵陵東有桐宮常屬附會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

惡而性成者也孔氏穎達曰言為之不我不可使其狎

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

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集說

陳氏經曰習為不義若與性俱成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陳氏櫟曰千古性學開端於

若有恆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恆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恆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恆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

附錄

王氏樵曰孟子集注予不狎于不順狎習見也不

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朱子以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故放諸桐蔡仲默不用其說作不使太甲狎於近習其意固佳但於本文予弗狎文勢未順

金... 卷十... 太甲中

須... 後可通

王祖桐宮居息克終允德

王祖桐宮居息克終允德... 王祖桐宮居息克終允德... 王祖桐宮居息克終允德...

集傳 祖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

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與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

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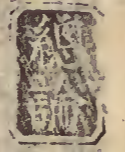
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

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

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呂氏祖謙曰憂則心收樂則心放王居于憂果至克終允德○時氏瀾曰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



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呂氏祖謙曰伊尹朱嘗歎太甲之非但反覆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此伊尹納誨之不可及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

因字記周太甲...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集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

太甲中

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林氏之奇曰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冕冕皆有服其服皆玄衣纁裳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集說 黃氏度曰三年喪畢冕服而見於廟是謂即政朝廟禮之常也自桐歸毫而見廟因復政厥辟事之變也從容有常非聖人孰能與於此○申氏時行曰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即奉迎以歸見得廟宮之遷非出於得已也必於朔者大事當於正朔行之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肖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

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集傳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申氏時行曰其思也若或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集說 陳氏經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諉於天。太甲之書。不作。桐宮之居不營。而謂天實為之。則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合命之道矣。○董氏其昌曰。終德。雖吾王之自能翻然改悟。然亦是天心之默佑處。欲使長為辟於四方。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集傳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孔氏穎達曰。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

手。乃後為稽首。故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追。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



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集說 真氏德秀曰德者得之於天者也天性本善人自

昧之則反善而為惡與天不相似矣奉身當有法

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縱肆不恭則敗禮故

以自責○陳氏櫟曰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

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救以圖終焉○申氏時行曰欲敗

度三句即不類之實敗度敗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

儉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

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和克變

是也匡救之德即繩愆糾繆之謂初曰弗克終曰圖惟

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

可謂切至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集傳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

申氏時行曰修身是以義制事而無允德則有誠身誠

敗度之愆以禮制心而無敗禮之失

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申氏時行曰由是出乎身

誠未有不加乎民誠於此動於彼至

動者也不惟明后然也

集說 蘇氏軾曰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偽者

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於其固有

之誠心未有能至者○陳氏櫟曰惟明后與不明于德

相應太甲自謂不明于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為明后

者許與期望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徵諸

庶民也誠實之德孚契人心其身修之驗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

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集傳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

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

民服其命。

申氏時行曰。民就本國說。命是政令。

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

侯竝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

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

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

時氏瀾曰。伊尹又舉先王之。始。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是時諸侯之邦。皆化於桀之虐政。峻法以荼毒斯民。民墜塗炭。不獲保其生。而湯之在

亳。獨以仁政。至於困窮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其深仁厚澤。雖其所施者。未出於亳邑。而其惻怛愛民之意。已固結於天下。故鄰國之侯之也。曰我后之來。其無刑罰也必矣。此其所謂允德協于下者也。○朱子曰。竝其有邦至。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曰侯我后。后來無罰。此可見得民心處。○申氏時行曰。本國之民。被子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所謂協于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集傳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

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

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集說

王氏樵曰太甲勉於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為心。烈祖之事為法。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豫怠不必逸欲。只優游怠弛。少不自強。即與烈祖不相似矣。○湯之懋德。又子惠以前事。即檢身若不及之功也。由此敷之。而為子惠之仁。由此達之。而為後天之望。又曰。湯之德。以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

王之休無斁。

浸潤焉受不使成明也。規訓訓守克成德也。聽明若合於中天下而極者。

集傳

思孝。呂氏祖謙曰。思者。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

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

思聰。則所聽者德。

申氏時行曰。視聽以耳目之德言。而不敢

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上承祖宗之託。則其奉之也。不可不

先思。孝則能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矣。接下思恭。則能子惠。困窮。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矣。然人君垂旒蔽明。黷纒塞聰。而欲盡知四方情偽。以子惠其困窮。非其聰明足以察見人情之好惡。則其聞見止於耳目所接之地而已。故又在夫明足以視遠。聰足以聽德。然後為盡。○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不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陳氏大猷曰。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責始盡。是承王之美於無窮也。

總論

陳氏櫟曰伊尹提起先王子惠而勉以視乃厥祖然後以朕承王之休結之仍是以先王尹躬對言以警勸期望之也○呂氏柟曰既曰修身允德協于下為明后何以於先王獨言子惠困窮曰此舉用以見體亦以見先王顧諟明命於上篇也在太甲則孝恭明聰皆修身允德之目能是四者欲縱無自而生矣

太甲下

集說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諸篇極緊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為人主言初無貴賤之別○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

殷尚質周尚文不唯禮樂文辭之別且伊尹言配與志周公之言亦兼有親之之意也此可地

大甲有過之時其辭既嚴相宜乃以此事夫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

集傳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

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於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真氏德秀

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金氏履祥曰。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真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天也。○陳氏雅言曰。居天之位。苟有一毫之不做。不仁不誠。則天之親我者。安保其常親。民之懷我者。安保其常懷。鬼神之

享我者。安保其常享。是豈可以易而為之哉。能盡其在我者。則無常者為有常矣。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集傳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

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

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時

瀾曰。所謂與。乃幾。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微處意之所向。

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

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

者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惟言治亂。在所法耳。○陳氏櫟曰。圖終之道。在常

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為

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尹蓋慮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

尚監茲哉。諸者至業。至統。至福。至德。至明。至教也。大甲則嗣其令緒。大甲則嗣其令緒。大甲則嗣其令緒。

集傳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

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

監視此也。

集說 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真氏德秀曰。惟

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

前言敬仁誠。茲獨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能誠。故

也。○陳氏櫟曰。此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陳氏雅

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德也。先王惟能勉

敬其德。至於與天為一。非於性分之外。別有所增益也。

伊尹語先王用工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工之極。則曰克配上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也。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傳謂舉其一以包其二者。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集傳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

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

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太甲悔甚。銳見其力。伊尹恐其勇於

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也。○陳氏櫟曰。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自下自邇。欲其希聖進德之有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集傳 無母通。母輕民事而思其難。母安君位而思其危。

集說 時氏瀾曰。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

不巳之工夫。其做戒固如此。

慎終于始。

圖惟敬終大甲云。敬在是段。民中下也。敬之德。通以下非始字。慎之始。始如一。是以大甲故也。

集傳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

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

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集說 陳氏櫟曰。前言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為重。此言慎終于始。則謹始為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始。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姚氏舜牧曰。欲善其終。必自其始慎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

一切武斷。列在大甲。是切學有永字。則不可武斷也。可玩。此見辭。深而厲。處。

集傳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與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

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

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

王氏樵曰。進德之序。一也。輕民事。二也。安厥位。三也。不愼始。四也。鯁言難受。與言易從。五也。蓋欲太

甲矯乎情之偏也。申氏時行曰。求之道。是矯人情難受之偏。求之非道。是矯人情易從之偏。

集說 薛氏季宣曰。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言。諂也。忠言逆心。而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聽言之道。此其要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呂氏祖謙曰。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處少。不合處多。○王氏樵曰。聽德惟聰。最難。前既言之。此又申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集傳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

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孔氏穎達曰。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一人者。

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集說

陳氏雅言曰。所慮所為者。即欲其於上文所陳進德之序。矯乎情之偏五事。而慮之為之也。能慮能為。則知行兩盡。一人有大善之德。而萬邦有皆正之效。所謂勸勉之也。○申氏時行曰。元良者。知行並力。思為交盡。蘊之於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於身。而悉有衆善。無一事之不周。所謂敬仁誠者。皆有以會其全也。○孫氏繼有曰。能慮能為。則艱者圖其易。偏者就於中。所存即先王懋敬之心。所行皆先王懋敬之事。終始與治同。而盛德與帝配。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

永孚于休。

集傳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

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沈說

始於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

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申氏時行曰上無作聰

明之主則法度純一可以守成業而致盛治下有識去

就之臣則忠義相觀莫不秉精白以承休德從此政治

益修風俗益厚而國家大業常常休美矣

總論 王氏肯堂曰此篇曰申誥者蓋上篇既告以圖終

之道而此又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也首節言君道

之難盡而揭出敬仁誠即申上懋德意也二節言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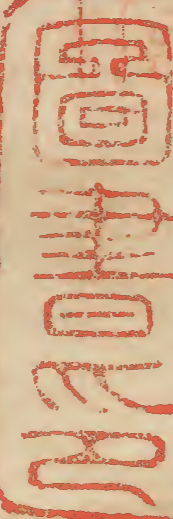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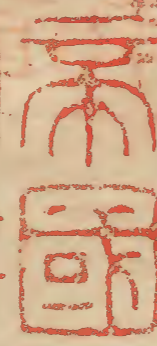
道之在乎與治而明先王之治為當與即申前視乃烈

祖之意也若升高五節正畫一以陳與治之意而期之

以功效申前修身協下意末一節君臣共致其戒而以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七



休期之即申前
朕承王之休意

